

# 是真名士自風流

「從古聖賢皆寂寞，是真名士自風流」，這是鑒賞家、書法家王世襄手書的條幅，懸掛在楊憲益家裡的客廳中牆。對老友這副對聯，楊老曾寫下註解：「難比聖賢，不甘寂寞；冒充名士，自作風流。」就是這位翻譯界的泰斗，於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晨在北京病逝，結束了他九十四年的學術人生。

對於楊憲益在翻譯方面的成就，前不久中國翻譯協會授予他「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」，以表彰他為中外文化交流，尤其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所作出的卓越貢獻。楊憲益畢其一生精力，將大量的中國文學作品翻譯、介紹到西方，也將許多優秀的西方文學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。他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，譯文準確、生動、典雅，從先秦文學，一直到中國現當代文學，跨度之大、數量之多、質量之高、影響之深，中國翻譯界無人能企及。特別是他和夫人戴乃迭合譯的英譯本《紅樓夢》，成為最受中外學者和讀者認可和推崇的經典譯作，為中國文學和文化贏得了更加廣泛的國際影響。楊老夫婦合譯的其他中國文學作品主要有：楚辭《離騷》、《資治通鑑》、長篇小說《老殘遊記》、戲劇《長生殿》、《關漢卿雜劇選》、長篇小說《儒林外史》、《魯迅選集》、詩歌《王貴和李香香》、歌劇《白毛女》等等。

楊憲益，原名楊維武，安徽泗縣人，一九一五年生於天津。少年時期在家塾和教會學校讀書，接受中西文化的薰陶。他曾赴英國求學，入牛津大學莫頓學院攻讀古希臘羅馬文學。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，他積極投身救亡工作，一度任旅英華僑創辦的《抗戰日報》編輯。他在英國留學期間，結識了英國姑娘戴乃迭（一九一九至一九九九年），他們於一九四零年在重慶結婚，自此相依相伴，互為砥礪，稱爲中國文壇上一對「中西合璧」的恩愛夫妻。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，戴乃迭病逝，楊憲益寫了一首詩，表示對夫人的懷念：「早期比翼赴幽冥，不料中途失健翎。結髮糟糠賤賤，陷身囹圄死生輕。青春伴作多成鬼，白首同歸我負卿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從來銀漢隔雙星。」這是他們近六十年夫妻生活的真實寫照。除他們合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外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，戴乃迭單獨翻譯了張潔的《沉重的翅膀》、古華的《芙蓉鎮》、鄧友梅的《煙壺》、張賢亮《綠化樹》等等，把當代中國文學作品介紹給外國讀者。

在中外讀者懷懷楊憲益之際，不能不提及他們夫婦合譯的英文版《紅樓夢》。《紅樓夢》是一部中國末期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，小說以上層貴族社會爲中心圖畫，極其真實、生動地描寫了十八世紀上半葉中國末期封建社會的全部生活，是這段歷史生活的一面鏡子和縮影。《紅樓夢》從十八世紀末開始流傳以後，也不斷傳到海外。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，開始有英美人士和中國留學生翻譯《紅樓夢》。一八三零至一八九三年間，共有四個譯本，其中三個譯本是當時駐華外交官所爲，翻譯的目的是學習漢語，因此譯本是片斷的節譯；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五八年間，共有三個譯本，其中兩位譯者是中國在美留學生王良志、王際真，兩個譯本仍然是節譯，但與英美人士的譯本相比，更接近《紅樓夢》的原意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以後，西方的《紅樓夢》研究熱，激發了英國人霍克斯（一九二三至二零零九年）翻譯《紅樓夢》的熱情。一九七零年三月，霍克斯抓住了和英國企鵝出版社集團合作的機會，全面啓動了一百二十回《紅樓夢》的翻譯工作，其前八十回分別在一九七三年、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零年出版了英文版，最後四十回由霍克斯的女婿漢學家閔福德完成。由此，西方世界第一本全本一百二十回的《紅樓夢》便誕生了。而楊憲益夫婦翻譯《紅樓夢》開始於一九五三年，因翻譯難度大，進展緩慢。「文革」期間，他們夫婦因「特嫌」蹲了四年的監獄。一九七二年出獄以後，他們又繼續翻譯《紅樓夢》，終於在一九七八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譯本《紅樓夢》（三卷本），實現了他們夙願。可以說，楊戴合譯的《紅樓夢》是一部較爲準確生動、富於濃郁文學色彩的譯本，將會流芳百世。

# 人言並不可畏

人言可畏——這四個字，或者說這句話，我們經常能聽說。或是長輩語重心長的教導，或是朋友、同事善意的提醒，或是我們熟悉的人，乃至我們自己，受到了「人言」的困擾，領教了其中的可畏，因而不由自主地感嘆……

那麼，人言真有那麼可畏嗎？的確，無數事例證實了這一點。古往今來，不知有多少人因人言或罷官免職，或獲罪坐牢，或紛爭不斷，其中不乏因此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，遺恨終生的……而上世紀三十年代，著名影星阮玲玉留下了「人言可畏」的遺言自殺，更使這四個字，濃墨重彩，「名揚天下」……

那區區人言，怎麼那麼厲害，直能置人於死地

過去我一直以爲，無論石匠、瓦匠、木匠，都只是一個「工匠」而已。這匠字，都脫不了一個「工」字。看了莆田工藝美術城環瑤園的藝術作品，我才知道，這些精美藝術珍品，都是出自大師之手。寫雜文需要大師，搞工藝更需要大師。在工藝美術產業迅速發展的歷程中，莆田湧現出一大批出類拔萃的大師級人物。他們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，爲工藝事業畫出了一幅千帆競渡、雲蒸霞蔚的壯闊圖景。建構和充盈了工藝事業生不息的藝術魅力。到目前，莆田已經擁有一百二十名工藝美術大師，二十二名省級大師。譬如方文桃、余國平、林慶財、黃文壽、李鳳強等。他們的名字，雖然不像影星、歌星和作家那樣經常在媒體上出現，但他們的作品，卻在深遠地體會上，在莆田這塊熱土上，正在做著一個更大的「工藝美術之夢」。他們的夢，就是讓自己的藝術作品，帶著精美和典雅，帶著快樂和祝福，走向全國，走向世界，走進十家萬戶。

# 王蒙的「囈語」

少具備這樣四條才能得出「最好時候」結論：創作繁榮，精品迭出，影響廣泛，讀者踴躍。就今天中國文學發展概況而言，如果把產量高強強算成是「繁榮」的話，後三條標準則實在差得太遠，現在就急急忙忙地宣布「中國文學處在最好時候」，既不是客觀事實，也不利於作家們的反思與提高，更無助於中國文學的健康發展。

因而，可以理解王蒙渴望中國文學興旺發達的急切心情，但不贊成他的「最好時候」結論。如果大家能形成這樣一個共識，文學作品數量可以少一些，但質量要提高；作家人數不再多，水平要高；文壇不必太熱鬧，但風氣要正，在這樣的氛圍裡，大家扎實實實幹上十年二十年，不去標榜「最好時候」，也不去爭「著名作家」的頭銜，認真寫出一批稱得上「著名作品」的精品佳作，真正的文學「最好時候」或許也就不遠了，拿他一個兩個諾貝爾文學獎也不是什麼難事。

那麼，「中國文學處在最好時候」到底有沒有客觀標準呢，依我管見，至少具備這樣四條才能得出「最好時候」結論：創作繁榮，精品迭出，影響廣泛，讀者踴躍。就今天中國文學發展概況而言，如果把產量高強強算成是「繁榮」的話，後三條標準則實在差得太遠，現在就急急忙忙地宣布「中國文學處在最好時候」，既不是客觀事實，也不利於作家們的反思與提高，更無助於中國文學的健康發展。

因而，可以理解王蒙渴望中國文學興旺發達的急切心情，但不贊成他的「最好時候」結論。如果大家能形成這樣一個共識，文學作品數量可以少一些，但質量要提高；作家人數不再多，水平要高；文壇不必太熱鬧，但風氣要正，在這樣的氛圍裡，大家扎實實實幹上十年二十年，不去標榜「最好時候」，也不去爭「著名作家」的頭銜，認真寫出一批稱得上「著名作品」的精品佳作，真正的文學「最好時候」或許也就不遠了，拿他一個兩個諾貝爾文學獎也不是什麼難事。

再說文學刊物，確實有上百種之多，但情況卻不樂觀，有的甚至處在非常艱難的狀態，慘淡經營，難以爲繼，除了少數的幾個刊物還可以用勉強維持，絕大多數省市的文學刊物發行量每個月也就幾千冊。以影響最大的《人民文學》爲例，上世紀八十年代最高峰時每月的發行量曾高達五十萬冊，現在也僅有四萬冊。還不時傳來某文學刊物壽終正寢的消息，讓人扼腕歎息。

那麼，「中國文學處在最好時候」到底有沒有客觀標準呢，依我管見，至少具備這樣四條才能得出「最好時候」結論：創作繁榮，精品迭出，影響廣泛，讀者踴躍。就今天中國文學發展概況而言，如果把產量高強強算成是「繁榮」的話，後三條標準則實在差得太遠，現在就急急忙忙地宣布「中國文學處在最好時候」，既不是客觀事實，也不利於作家們的反思與提高，更無助於中國文學的健康發展。

因而，可以理解王蒙渴望中國文學興旺發達的急切心情，但不贊成他的「最好時候」結論。如果大家能形成這樣一個共識，文學作品數量可以少一些，但質量要提高；作家人數不再多，水平要高；文壇不必太熱鬧，但風氣要正，在這樣的氛圍裡，大家扎實實實幹上十年二十年，不去標榜「最好時候」，也不去爭「著名作家」的頭銜，認真寫出一批稱得上「著名作品」的精品佳作，真正的文學「最好時候」或許也就不遠了，拿他一個兩個諾貝爾文學獎也不是什麼難事。

再說文學刊物，確實有上百種之多，但情況卻不樂觀，有的甚至處在非常艱難的狀態，慘淡經營，難以爲繼，除了少數的幾個刊物還可以用勉強維持，絕大多數省市的文學刊物發行量每個月也就幾千冊。以影響最大的《人民文學》爲例，上世紀八十年代最高峰時每月的發行量曾高達五十萬冊，現在也僅有四萬冊。還不時傳來某文學刊物壽終正寢的消息，讓人扼腕歎息。

那麼，「中國文學處在最好時候」到底有沒有客觀標準呢，依我管見，至少具備這樣四條才能得出「最好時候」結論：創作繁榮，精品迭出，影響廣泛，讀者踴躍。就今天中國文學發展概況而言，如果把產量高強強算成是「繁榮」的話，後三條標準則實在差得太遠，現在就急急忙忙地宣布「中國文學處在最好時候」，既不是客觀事實，也不利於作家們的反思與提高，更無助於中國文學的健康發展。

因而，可以理解王蒙渴望中國文學興旺發達的急切心情，但不贊成他的「最好時候」結論。如果大家能形成這樣一個共識，文學作品數量可以少一些，但質量要提高；作家人數不再多，水平要高；文壇不必太熱鬧，但風氣要正，在這樣的氛圍裡，大家扎實實實幹上十年二十年，不去標榜「最好時候」，也不去爭「著名作家」的頭銜，認真寫出一批稱得上「著名作品」的精品佳作，真正的文學「最好時候」或許也就不遠了，拿他一個兩個諾貝爾文學獎也不是什麼難事。

每一座城市的發展，都有自己的名片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莆田的「名片」就是媽祖。莆田的湄洲島，是四海共仰的媽祖文化發源地。島上的媽祖廟被譽爲東方「麥加」，歷來有一種獨特的信仰，牽繫著海峽兩岸乃至四海同胞，是大陸與台灣經貿合作、文化交流、人員往來的橋樑和紐帶。但我們來自各地的與會者，幾乎都沒有想到，除了獨特的媽祖文化以外，莆田還有一張同樣閃亮的名片，那就是工藝美術。會議日程上寫著：三次全大會，條件優良，設施齊全。有人還要乘車到外邊開會？等到了工藝美術城，大家的眼眸突然一亮，好雄偉、好壯觀、好典雅、好氣派！佔地面積四百六十畝的工藝美術城，全部是仿古式建築。這個總建築面積達四十七萬平方米龐大建築群，可供一千多家企業入駐。其中又分爲玉雕、木雕、石雕、珍寶、美術、綜合等若干個區域。「先開會吧，我們將安排半天時間，請各位參觀指導。」會議組織者一邊說著一邊把大家領進了會場。

雜文學會聯誼會，自然要討論雜文。但有一個問題，忽然躍入我的腦海。在座的與會者，爲什麼愛好雜文，從這些地來到這裡？答案可能有三個，一是我們愛好雜文，二是我們熟悉雜文，三是我們都想更好的展示自己寫雜文的才具。其實，這也是一個規律，每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，都有自己的愛好，都有自己的特長，都想尋找機會，顯露自己的愛好和特長。莆田人也是如此。沒有這次相會，他們怎麼知道我們是雜文寫手？我們怎麼知道他們是工藝行家？互知才能互勉，互幫才能互助。如果我們只是在雜文圈裡談雜文，他們只是在工藝圈裡做工藝，那就很難達到現代經濟的市場化效果。

# 誰念西風獨自涼？——讀納蘭性德

午夜獨醒，有詩詞相伴。今夜只讀納蘭，喜歡在他用詞構築的別致意境，一闌一闌地緩步穿過，目光在每一個韻腳尋找，尋找那個文武兼備，能騎善射的馬上民族的翩翩少年，尋找那個作詩填詞，厭倦仕途渴望逃離，遠走紅塵的淡泊男子；尋找那個與愛侶陰陽相隔，靈犀相通的相國貴公子。偏愛他的多才，偏愛他的專一，偏愛他貴族血統裡的純淨高潔，偏愛他不可複製的獨一無二的人格品行。

公元一六七六年，容若進士及第，拔萃的文才，能騎善射暗淡了無數同齡男子的平庸。從三等侍衛平步青雲，官至一等，常年侍奉聖駕。別人可望不可即的功名，在他的眼中如若浮雲。塞外狩獵，隨駕南北征戰，作爲滿族正白旗子弟，相國長子，朝中得意年輕侍衛官，新朝貴胄，自然受到康熙皇帝的喜歡，隨時伴在君旁。

他的祖上是草原後裔，馬上民族，騎馬射箭融入血脈。可是他卻生長在京華之都，生在鐘鳴鼎食的相國之家，從小接受的是漢文化，他的思想成長被重陶被儒家文化浸染，泱泱華夏的古老文化典籍，充實了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，濃濃的詩詞藝術，是他相伴一生的精神支柱。

一六八二年，初春三月，草木初萌，清聖祖東巡，從京師出山海關赴盛京（現在的瀋陽）。作爲康熙的一等貼身侍衛，他沒有慶祝勝利的喜悅豪情，沒有尋根的

康熙雖說是個奮發有爲的君主，但卻大喜功剛愎自用，習慣把功勞歸於自己，把罪責推諉給臣子，同時喜歡譏言諛詞多疑善嫉。導致朝中朋黨傾軋，風波屢再，別有用心的小人迎合得志，正直清白的文武官員屢屢受陷害。納蘭親眼目睹統治者之間爲爭權奪利經年殺戮四伏，常常「惴惴有臨履之憂」。對於風起雲湧的仕途，他極度厭倦，甚至渴望擺脫是非不斷的官場。「伴君如伴虎」，命運之神將他安排在清聖祖身邊，與愛妻的長久分離，讓他愧對自己的新婚伴侶。情感專一的侍衛官，滿腹愁苦欲傾訴給新婚妻子，無奈兩地分離，唯有寄於賦詩填詞，打發內心的深切思念。

一個封建相國之子，品行才華驕射武藝令無數纨绔子弟汗顏；且感情專一，高潔自律，從不涉足秦樓楚館，也不像那些風流才子狂放不羈。他將自己的摯愛給了元配亡妻「薨地」一相逢，心事煙波難定。誰省，誰省，從此筆斂燈影。」在婚姻大事聽憑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」的封建時代，年方二十的納蘭若遇到了盧家女子，兩廣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盧興祖之女，兩人一見鍾情，婚後情深意摯愛有加。

可是作爲皇帝的一等侍衛官，聚短離長是家常便飯。婚後不久，他就隨駕常年羈旅在外，難得與新婚妻子

有冤無處伸……那是不是就拿它沒辦法呢？也不是。展示事實，或者乾脆沉默、忍耐，都是對付人言的好辦法。爲什麼這麼說呢？因爲，人言從本質上說，就是嫉妒、卑劣、無聊等的「烏合」，是陰暗心理在作祟，其劣無比強大，實際非常虛弱……人言的迷霧、烏雲，再濃重，遮天蔽日，也擋不住事實的陽光，也總會有消散的時日；人言無論有多麼污濁，多麼的刻毒，也終不住時間的流水，一天天，一點點地分解、沖淡，終於風平浪靜，清者自清……而認清了這一些，或者說看透了人言的本質，我們就可以說——人言雖然很難聽，很厲害，但其實並不可畏。

是的，人言並不可畏。只要我們灑脫一些，把諸如面子之類看得淡一些；只要我們堅強一些，抬起頭，挺起胸，走自己的路，任別人說……那麼，人言自然也就「潰不成軍」，沒有什麼可畏的了。

第二十三屆全國雜文學會聯誼會，於今年十月十六日在福建莆田的工藝美術城召開。很多人可能納悶，雜文和工藝美術，怎麼會攪在一起？這一切，得益於莆田人的眼界和胸懷。工藝是匠心的結晶，雜文是文壇的藝術，工藝城裡談雜文，雜文圈人品工藝，有理、有利、有味、有趣。

每一個城市的發展，都有自己的名片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莆田的「名片」就是媽祖。莆田的湄洲島，是四海共仰的媽祖文化發源地。島上的媽祖廟被譽爲東方「麥加」，歷來有一種獨特的信仰，牽繫著海峽兩岸乃至四海同胞，是大陸與台灣經貿合作、文化交流、人員往來的橋樑和紐帶。但我們來自各地的與會者，幾乎都沒有想到，除了獨特的媽祖文化以外，莆田還有一張同樣閃亮的名片，那就是工藝美術。會議日程上寫著：三次全大會，條件優良，設施齊全。有人還要乘車到外邊開會？等到了工藝美術城，大家的眼眸突然一亮，好雄偉、好壯觀、好典雅、好氣派！佔地面積四百六十畝的工藝美術城，全部是仿古式建築。這個總建築面積達四十七萬平方米龐大建築群，可供一千多家企業入駐。其中又分爲玉雕、木雕、石雕、珍寶、美術、綜合等若干個區域。「先開會吧，我們將安排半天時間，請各位參觀指導。」會議組織者一邊說著一邊把大家領進了會場。

雜文學會聯誼會，自然要討論雜文。但有一個問題，忽然躍入我的腦海。在座的與會者，爲什麼愛好雜文，從這些地來到這裡？答案可能有三個，一是我們愛好雜文，二是我們熟悉雜文，三是我們都想更好的展示自己寫雜文的才具。其實，這也是一個規律，每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，都有自己的愛好，都有自己的特長，都想尋找機會，顯露自己的愛好和特長。莆田人也是如此。沒有這次相會，他們怎麼知道我們是雜文寫手？我們怎麼知道他們是工藝行家？互知才能互勉，互幫才能互助。如果我們只是在雜文圈裡談雜文，他們只是在工藝圈裡做工藝，那就很難達到現代經濟的市場化效果。

# 從來沒有卑微的日子

二〇〇〇年，我在一間雜誌社做編輯，我們的總策劃是北京的于丹老師。有一次，她來雜誌社講學，席間，給我們講了一段柳村往事。

一九九九年秋，于丹碩士研究生畢業，分配至中國文化研究院工作。這是一家文化部下屬的單位，條件很好，專業也對口。但是，當她去報到時，才知道要下基層，去院下面的印刷廠，而且是編制戶口一起下去，頗有破釜沉舟的悲壯意味。

印刷廠在北京南郊一個叫柳村的地方。進廠後，要經過一條長長的土路，道兩旁是稀疏的村落，有很多瘦且大的土狗。于丹拾得一個塑膠網兜，越往裡走，心越荒涼，心想，我堂堂一碩士研究生，就要在這樣僻靜的鄉村荒廢歲月嗎？正這麼埋怨著，一群土狗兇兇地奔了過來，狂吠起來，如一曲華麗而威嚴的鄉村交響。從沒見過如此陣勢，于丹嚇得小腿抽筋，沒力氣往前走，卻又不得不向裡挪。她用一種哭腔，嗚嗚嗚地驅趕那群可惡的狗。這時，從村裡走來一個村民，他看了于丹，又看了看她，埋怨道：「你喊什麼喊？看把狗嚇得！」這一句超級黑色幽默的話，讓于丹感受一股來自泥土的溫暖和安然，茫然的心彷彿被掣出一塊亮亮的光。再看那群狗正和善地看著自己，偶爾吠一聲，也柔和如詩，有些歡迎的意思。

素來怕狗，沒想到自己一通排遣驚慌的尖叫，竟能將之嚇退。生活就有時就這麼，彈簧似的，你弱它就強，而你強，它就會退讓。抱著這樣一種理念，于丹開始了在柳村的日子。

在印刷廠的日子裡，于丹和同來的幾個碩士畢業生一道，幹那些不用動腦子的體力活，搗紙，上油墨，手上常常被劃出道道血痕。也會埋怨過，可埋怨能改變什麼呢？想起那群狗來，她便有了勁頭。她想，卑微的工作是能嚇到人的，可是，換一種態度，自己也可以把這種現實嚇趴下。

改變，從對待生活態度的開始，投影在生活中，是陣陣笑聲，片片歡樂。于丹義務幫工人師傅的孩子補習功課，用電爐子煮雞蛋吃，抱著大錄音機與崔健一起狂吼，在台曆上寫自己的開心事，去柳村買西瓜吃……點亮沉鬱的心情，就這麼簡單。

一個偶然機會，于丹與兩個同時下派鍛煉的碩士生合夥做了一件天大的事——校對完一本醫古文。如果沒有他們，這在當時，幾乎不可能了。來這裡之後，于丹從沒摸過書，沒寫過文章。而這件事，讓她對自己生活有了另一種認識——自己已經像嚇倒土狗一樣，把原本不如意日子給嚇倒了。這期間，于丹和一幫同學合寫了一部書《東方閑情》，她寫的那一章叫《紅曲書上》，論述崑曲。十八年後，她爲讀者奉獻出《遊園驚夢崑曲藝術之旅》，驚艷四方，這得益於在柳村的日子。

于丹說：「我的第一個『博士』學位，是柳村授予我的。它讓我懂得接受，進取，感恩和對生活抱有歡心。我覺得你們做雜誌，也理應有如此情懷。」我們謹記着于丹老師的話，一本本雜誌編得得風生水起。

多年後，我在央視《百家講壇》再度見到于丹，風度翩翩，口吐蓮花，給人親切、溫和、智慧之感。想起與她相處的開心的一天，想起她給我們講的柳村往事，常常有醍醐灌頂之感。

是的，工作也許會低微，生活也許會不如意，環境也許會不滿意，但我們走過的每一個日子，從來都不卑微，它也是鮮亮的，是一枚多汁而甜膩的果實。每一寸光陰裡面都隱藏著無數幸福的粒籽。只要我們用感恩的心去尋找，用入世的心態積極進取，對生活永葆歡心，就會像于丹那樣，會發現日子的好，領略光影流年裡動人的景象。



年輕時的楊憲益、戴乃迭夫婦（資料圖片）

# 莆田的「工藝美術之夢」

莆田歷史悠久，文化底蘊深厚，特別是工藝美術，已成為內地重點產區。最有代表性的莆田木雕與唐宋、盛於明清，具有獨特的傳統風格。到二〇〇八年，全市已有工藝美術企業三千多家，其中規模以上企業一百一十二家。木雕、玉雕和古典工藝美術的產值、產量及出口額，均佔全國同業首位。近幾年，莆田市先後榮獲「中國木雕之城」、「中國古典工藝傢具之都」、「中國珠寶玉石首飾特色產業基地」、「中國銀飾之鄉」等全國性榮譽稱號。

過去我一直以爲，無論石匠、瓦匠、木匠，都只是一個「工匠」而已。這匠字，都脫不了一個「工」字。看了莆田工藝美術城環瑤園的藝術作品，我才知道，這些精美藝術珍品，都是出自大師之手。寫雜文需要大師，搞工藝更需要大師。在工藝美術產業迅速發展的歷程中，莆田湧現出一大批出類拔萃的大師級人物。他們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，爲工藝事業畫出了一幅千帆競渡、雲蒸霞蔚的壯闊圖景。建構和充盈了工藝事業生不息的藝術魅力。到目前，莆田已經擁有一百二十名工藝美術大師，二十二名省級大師。譬如方文桃、余國平、林慶財、黃文壽、李鳳強等。他們的名字，雖然不像影星、歌星和作家那樣經常在媒體上出現，但他們的作品，卻在深遠地體會上，在莆田這塊熱土上，正在做著一個更大的「工藝美術之夢」。他們的夢，就是讓自己的藝術作品，帶著精美和典雅，帶著快樂和祝福，走向全國，走向世界，走進十家萬戶。

# 誰念西風獨自涼？——讀納蘭性德

午夜獨醒，有詩詞相伴。今夜只讀納蘭，喜歡在他用詞構築的別致意境，一闌一闌地緩步穿過，目光在每一個韻腳尋找，尋找那個文武兼備，能騎善射的馬上民族的翩翩少年，尋找那個作詩填詞，厭倦仕途渴望逃離，遠走紅塵的淡泊男子；尋找那個與愛侶陰陽相隔，靈犀相通的相國貴公子。偏愛他的多才，偏愛他的專一，偏愛他貴族血統裡的純淨高潔，偏愛他不可複製的獨一無二的人格品行。

公元一六七六年，容若進士及第，拔萃的文才，能騎善射暗淡了無數同齡男子的平庸。從三等侍衛平步青雲，官至一等，常年侍奉聖駕。別人可望不可即的功名，在他的眼中如若浮雲。塞外狩獵，隨駕南北征戰，作爲滿族正白旗子弟，相國長子，朝中得意年輕侍衛官，新朝貴胄，自然受到康熙皇帝的喜歡，隨時伴在君旁。

他的祖上是草原後裔，馬上民族，騎馬射箭融入血脈。可是他卻生長在京華之都，生在鐘鳴鼎食的相國之家，從小接受的是漢文化，他的思想成長被重陶被儒家文化浸染，泱泱華夏的古老文化典籍，充實了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，濃濃的詩詞藝術，是他相伴一生的精神支柱。

一六八二年，初春三月，草木初萌，清聖祖東巡，從京師出山海關赴盛京（現在的瀋陽）。作爲康熙的一等貼身侍衛，他沒有慶祝勝利的喜悅豪情，沒有尋根的

康熙雖說是個奮發有爲的君主，但卻大喜功剛愎自用，習慣把功勞歸於自己，把罪責推諉給臣子，同時喜歡譏言諛詞多疑善嫉。導致朝中朋黨傾軋，風波屢再，別有用心的小人迎合得志，正直清白的文武官員屢屢受陷害。納蘭親眼目睹統治者之間爲爭權奪利經年殺戮四伏，常常「惴惴有臨履之憂」。對於風起雲湧的仕途，他極度厭倦，甚至渴望擺脫是非不斷的官場。「伴君如伴虎」，命運之神將他安排在清聖祖身邊，與愛妻的長久分離，讓他愧對自己的新婚伴侶。情感專一的侍衛官，滿腹愁苦欲傾訴給新婚妻子，無奈兩地分離，唯有寄於賦詩填詞，打發內心的深切思念。

一個封建相國之子，品行才華驕射武藝令無數纨绔子弟汗顏；且感情專一，高潔自律，從不涉足秦樓楚館，也不像那些風流才子狂放不羈。他將自己的摯愛給了元配亡妻「薨地」一相逢，心事煙波難定。誰省，誰省，從此筆斂燈影。」在婚姻大事聽憑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」的封建時代，年方二十的納蘭若遇到了盧家女子，兩廣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盧興祖之女，兩人一見鍾情，婚後情深意摯愛有加。

可是作爲皇帝的一等侍衛官，聚短離長是家常便飯。婚後不久，他就隨駕常年羈旅在外，難得與新婚妻子

有冤無處伸……那是不是就拿它沒辦法呢？也不是。展示事實，或者乾脆沉默、忍耐，都是對付人言的好辦法。爲什麼這麼說呢？因爲，人言從本質上說，就是嫉妒、卑劣、無聊等的「烏合」，是陰暗心理在作祟，其劣無比強大，實際非常虛弱……人言的迷霧、烏雲，再濃重，遮天蔽日，也擋不住事實的陽光，也總會有消散的時日；人言無論有多麼污濁，多麼的刻毒，也終不住時間的流水，一天天，一點點地分解、沖淡，終於風平浪靜，清者自清……而認清了這一些，或者說看透了人言的本質，我們就可以說——人言雖然很難聽，很厲害，但其實並不可畏。

是的，人言並不可畏。只要我們灑脫一些，把諸如面子之類看得淡一些；只要我們堅強一些，抬起頭，挺起胸，走自己的路，任別人說……那麼，人言自然也就「潰不成軍」，沒有什麼可畏的了。

第二十三屆全國雜文學會聯誼會，於今年十月十六日在福建莆田的工藝美術城召開。很多人可能納悶，雜文和工藝美術，怎麼會攪在一起？這一切，得益於莆田人的眼界和胸懷。工藝是匠心的結晶，雜文是文壇的藝術，工藝城裡談雜文，雜文圈人品工藝，有理、有利、有味、有趣。

每一個城市的發展，都有自己的名片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莆田的「名片」就是媽祖。莆田的湄洲島，是四海共仰的媽祖文化發源地。島上的媽祖廟被譽爲東方「麥加」，歷來有一種獨特的信仰，牽繫著海峽兩岸乃至四海同胞，是大陸與台灣經貿合作、文化交流、人員往來的橋樑和紐帶。但我們來自各地的與會者，幾乎都沒有想到，除了獨特的媽祖文化以外，莆田還有一張同樣閃亮的名片，那就是工藝美術。會議日程上寫著：三次全大會，條件優良，設施齊全。有人還要乘車到外邊開會？等到了工藝美術城，大家的眼眸突然一亮，好雄偉、好壯觀、好典雅、好氣派！佔地面積四百六十畝的工藝美術城，全部是仿古式建築。這個總建築面積達四十七萬平方米龐大建築群，可供一千多家企業入駐。其中又分爲玉雕、木雕、石雕、珍寶、美術、綜合等若干個區域。「先開會吧，我們將安排半天時間，請各位參觀指導。」會議組織者一邊說著一邊把大家領進了會場。

雜文學會聯誼會，自然要討論雜文。但有一個問題，忽然躍入我的腦海。在座的與會者，爲什麼愛好雜文，從這些地來到這裡？答案可能有三個，一是我們愛好雜文，二是我們熟悉雜文，三是我們都想更好的展示自己寫雜文的才具。其實，這也是一個規律，每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，都有自己的愛好，都有自己的特長，都想尋找機會，顯露自己的愛好和特長。莆田人也是如此。沒有這次相會，他們怎麼知道我們是雜文寫手？我們怎麼知道他們是工藝行家？互知才能互勉，互幫才能互助。如果我們只是在雜文圈裡談雜文，他們只是在工藝圈裡做工藝，那就很難達到現代經濟的市場化效果。

# 從來沒有卑微的日子

二〇〇〇年，我在一間雜誌社做編輯，我們的總策劃是北京的于丹老師。有一次，她來雜誌社講學，席間，給我們講了一段柳村往事。

一九九九年秋，于丹碩士研究生畢業，分配至中國文化研究院工作。這是一家文化部下屬的單位，條件很好，專業也對口。但是，當她去報到時，才知道要下基層，去院下面的印刷廠，而且是編制戶口一起下去，頗有破釜沉舟的悲壯意味。

印刷廠在北京南郊一個叫柳村的地方。進廠後，要經過一條長長的土路，道兩旁是稀疏的村落，有很多瘦且大的土狗。于丹拾得一個塑膠網兜，越往裡走，心越荒涼，心想，我堂堂一碩士研究生，就要在這樣僻靜的鄉村荒廢歲月嗎？正這麼埋怨著，一群土狗兇兇地奔了過來，狂吠起來，如一曲華麗而威嚴的鄉村交響。從沒見過如此陣勢，于丹嚇得小腿抽筋，沒力氣往前走，卻又不得不向裡挪。她用一種哭腔，嗚嗚嗚地驅趕那群可惡的狗。這時，從村裡走來一個村民，他看了于丹，又看了看她，埋怨道：「你喊什麼喊？看把狗嚇得！」這一句超級黑色幽默的話，讓于丹感受一股來自泥土的溫暖和安然，茫然的心彷彿被掣出一塊亮亮的光。再看那群狗正和善地看著自己，偶爾吠一聲，也柔和如詩，有些歡迎的意思。

素來怕狗，沒想到自己一通排遣驚慌的尖叫，竟能將之嚇退。生活就有時就這麼，彈簧似的，你弱它就強，而你強，它就會退讓。抱著這樣一種理念，于丹開始了在柳村的日子。

在印刷廠的日子裡，于丹和同來的幾個碩士畢業生一道，幹那些不用動腦子的體力活，搗紙，上油墨，手上常常被劃出道道血痕。也會埋怨過，可埋怨能改變什麼呢？想起那群狗來，她便有了勁頭。她想，卑微的工作是能嚇到人的，可是，換一種態度，自己也可以把這種現實嚇趴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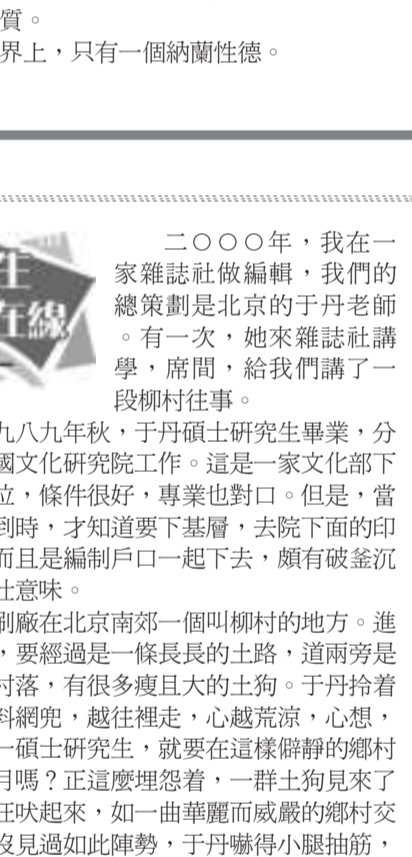
改變，從對待生活態度的開始，投影在生活中，是陣陣笑聲，片片歡樂。于丹義務幫工人師傅的孩子補習功課，用電爐子煮雞蛋吃，抱著大錄音機與崔健一起狂吼，在台曆上寫自己的開心事，去柳村買西瓜吃……點亮沉鬱的心情，就這麼簡單。

一個偶然機會，于丹與兩個同時下派鍛煉的碩士生合夥做了一件天大的事——校對完一本醫古文。如果沒有他們，這在當時，幾乎不可能了。來這裡之後，于丹從沒摸過書，沒寫過文章。而這件事，讓她對自己生活有了另一種認識——自己已經像嚇倒土狗一樣，把原本不如意日子給嚇倒了。這期間，于丹和一幫同學合寫了一部書《東方閑情》，她寫的那一章叫《紅曲書上》，論述崑曲。十八年後，她爲讀者奉獻出《遊園驚夢崑曲藝術之旅》，驚艷四方，這得益於在柳村的日子。

于丹說：「我的第一個『博士』學位，是柳村授予我的。它讓我懂得接受，進取，感恩和對生活抱有歡心。我覺得你們做雜誌，也理應有如此情懷。」我們謹記着于丹老師的話，一本本雜誌編得得風生水起。

多年後，我在央視《百家講壇》再度見到于丹，風度翩翩，口吐蓮花，給人親切、溫和、智慧之感。想起與她相處的開心的一天，想起她給我們講的柳村往事，常常有醍醐灌頂之感。

是的，工作也許會低微，生活也許會不如意，環境也許會不滿意，但我們走過的每一個日子，從來都不卑微，它也是鮮亮的，是一枚多汁而甜膩的果實。每一寸光陰裡面都隱藏著無數幸福的粒籽。只要我們用感恩的心去尋找，用入世的心態積極進取，對生活永葆歡心，就會像于丹那樣，會發現日子的好，領略光影流年裡動人的景象。



陳志宏